

# 族群夢魘下的民主

## —解讀一九九八年選舉的結果

■管碧玲／中興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民進黨某些人士的大和解論述並無法說服本省族群的支持者、李總統的「新台灣人」論述也沒有打開外省族群的心扉，98年選舉的過程與結果，顯示了族群對立複雜化的警訊，也清楚突顯了兩種論述被政客操縱的痕跡。

1998年12月的選舉中，民進黨在立法委員選舉遭逢有史以來得票率下挫最多的打擊。雖然在高雄市長選舉中獲勝，國內外的焦點卻集中在台北市長連任的挫敗，導致台灣人民明確選擇國民黨的整體印象，鮮明的印記在全世界的主流媒體。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宣稱民進黨失敗，並一度辭職以示負責，陳水扁先生也以極低的姿態承受選舉結果，並展開反省與學習之旅。對選舉結果的解釋，民進黨以行動代替論述，展開全面性的黨務改革會議，雖然成立總統選舉贏的策略小組，形式上進取攻堅，但釋出修訂台獨黨綱的風向球，儼然以昨日之非的心態迎戰兩千年，這些行動，不自覺落入中、英文主流媒體的論述邏輯，承認台灣人民選擇維持現狀、選擇安定、反對台獨，民進黨因而必須有所修正。

主流媒體贏得選舉結果的解釋權，並攫取了民進黨，但他們說對了故事嗎？探究這個問題，指出它的盲點，將有助於在民進黨現行改革方向之外，增加不一樣的思考。

### 主流媒體對選舉結果的解釋

對1998年選舉，英文主流媒體評論的方向十分一致。路透社在報導中說台灣「分析家認為，選舉強化選民對維持現狀的強烈意願」，類似的，國際前鋒論壇報的評論家也說：「不袒護台灣分離認同者無法當選，讓現狀負擔風險的人也無法當選（No one can win election who does not defend Taiwan's separate identity, but neither can one who risks the status quo----）」。該報並於選舉前夕的報導中提到陳水扁所代表的民進黨說：…民進黨，「一個支持獨立的政黨——將意味著台灣海峽嚴重的新的緊張」；華盛頓郵報的專論也用這樣的標題解釋選舉「台灣選民拒絕了主張獨立的政黨」；同樣的，紐約時報12月6日的專論，主標和次標這樣寫著「國民黨在中國注視的選舉中驅逐了台北市長：一個承諾終將與大陸統一的政黨再宣示了它自己」

(reasserts itself) 內文提到民進黨時並表示「該黨掌握全國性權力時將升高海峽間的緊張」；再看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台灣選戰時下的副標題則是：「獨立導致失土；一般認為這樣的結果令北京滿意 (Independence Cause Loses ground; Result Is Seen Appeasing China)」同時的一篇特約專論寫到：由於民進黨台北市長陳水扁失敗代表台灣獨立運動的重挫——國民黨的勝利將有助於穩定台灣與北京——明顯的在選民心中高度重視的變數——的惡劣關係。

在'98年台灣的選舉中，中國真是選民心中高度重視的變數嗎？民進黨遭選民唾棄，而原因是因為它對海峽的穩定造成威脅嗎？從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來看，國民黨在立委選舉獲得46.43%的選票，比1995年的46.06%增加不過0.37%，反觀民進黨與兩個獨派政黨的得票總和(29.56+1.6+1.4)32.56%，較諸上屆也不過減少0.61%。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過去三年的表現，保住了原有的社會基礎，反對陣營也幾乎維持平盤。著眼兩大陣營的對壘，'98年的全國性選舉顯然是一個「沒有驚奇的選舉」，看不到什麼足以顯示新趨勢的訊息。唯一明顯的訊息是發生在反對陣營內部，那就是：堅定的獨派用3%的選票譴責民進黨。如果說「台灣選民用選票拒絕了主張獨立的政黨」(華盛頓郵報)，那麼原因豈不應該是：因為它獨立的主張不夠堅定？

絕大多數分析家都同意，立委選舉是一個沒有議題的選舉，什麼變數是選民心中高度重視的變數？嚴謹的分析家必無法斷言。從選舉過程而言，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台-中關係成為此次全國性選舉的議題，

選舉期間中國問題沒有引起任何辯論，分析家憑藉什麼斷言中國是選民心中高度重視的變數？兩大陣營維持平盤的「現狀」憑藉什麼被解釋為台中關係的現狀？主流媒體一致忽視高雄的選舉(那兒的選民選擇了主張獨立的政黨，選擇改變現狀?)，也忽視了台北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的得票率是上升的。陳水扁鞏固了上屆選舉票數之外，又開拓了8萬票的支持。事實上，民進黨在台北市和高雄市擴張了它的勢力。

得票率的變化說明民意變化的真相，國民黨贏得台北市長，真正的變數在新黨支持者放棄了它的黨，少數族群高度動員，用塊狀投票挹注國民黨。採用主流媒體的「聚光燈策略」，以台北市長選舉解釋全盤選舉的話，適當的標題應該是：「隱含的危機：台灣族群問題轉趨尖銳」

## 族群政治的真相

主流媒體虛構了一個圖像：在此次選舉中，北京和國民黨代表維持現狀的一方，陳水扁及其代表的民進黨則志在改變現狀，不被信賴。他們忽略的事實是，北京才是處心積慮在改變現狀的一方。它持續宣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視台灣的民主為統一的障礙，不負責任的試射飛彈、在國際上它不讓台灣呼吸，要求各國對「三不」、「四不」表態、準備讓台灣的邦交國趨近於零，它在積極促統。當然，更明顯的事實是，早在1996年，國民黨與民進黨透過國發會共識，揭櫫的主張包括：分裂的兩個對等實體、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拒絕一國兩制、在中華民國的安全與發展的基

礎上發展與大陸的關係等，以及民進黨的領導人一再宣稱執政後不必也不會宣佈獨立，兩大黨在維持現狀的主張，有高度的共識。民進黨並因此遭到少數獨派的譴責，流失選票。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Edward Friedman 認為，美國瀰漫一種立場考量。美國在 1954-1955、1958 及 1996 介入海峽的緊張，自然使它忽視一些事實而以導向區域和平為目標來操作台灣的事件，Friedman 認為，在美國因准許李登輝訪問母校，引發 '96 年台海緊張之後，美國對台灣是否刺激北京的擔心程度，可以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形容詞來形容。如果他的看法正確，就相當能解釋主流媒體這種誤導的一致性。如果英文主流媒體隱含著美國立場，就有可能是自覺的藉這種言論來壓抑民進黨的台獨主張與民進黨的發展速度。民進黨自然不必隨之起舞。

但是，主流媒體虛構的民進黨，也是外省族群虛構的民進黨。無論民進黨如何解釋台獨黨綱是自動以自由主義條款牽制自己的民族主義主張、如何信誓旦旦不必也不會宣佈獨立、如何與暴力劃清界線，回歸在議會政治為唯一戰線，如何在執政時公平照顧外省人的利益，如何小心翼翼不敢還原外省人享受的特殊優惠、或如何大和解——對外省族群而言，民進黨仍不免被指控為不負責任的台獨黨、敵視外省族群的暴力黨。見諸選舉期間，包括王建煊本人等都暗喻陳水扁落選將有暴動，來強化這種虛構，非理性、不公平的程度嚴重到了極致。

民進黨主張台獨，但會穩健的以台灣的安全為優先；民進黨運動創造全世界最和

平的民主轉型模式，從來不曾以暴力或恐怖主義為路線；民進黨執政或規劃執政一貫追求少數族群受公平對待，甚至給予特殊優惠，這些才是事實。外省族群如果忽視這些事實，反其道將民進黨虛構成為不義的敵人，作為危機意識的起源，然後用塊狀投票圍堵台灣的政黨輪政，果真如此，台灣的民主發展將跳脫族群的夢魘。

本省選民投票給國民黨、甚至投票給新黨，在族群的歷史創痕中，本省族群首先跳脫族群對立，用選票支持過去壓抑台灣文化的外省政治菁英——對宋楚瑜如此，對馬英九亦然，本省族群實踐了多數統治合併少數保護的民主真諦。兩相對照，外省族群對陳水扁的不公平豈非師出無名？塊狀投票背後，隱含的是神聖使命的激情，是對立的心態，對台灣而言，製造族群對立的競爭結構，就是在傷口撒鹽。國民黨的論述世界裡，台灣已沒有族群問題，無論先來後到，大家都是新台灣人。事實卻是國民黨正操縱少數團結，以從中獲利。國民黨、新黨無疑應受道德譴責，無奈主軸翻轉，道德責任竟加諸陳水扁肩上。

## 台獨黨綱不能成為族群政治的祭品

'91 年以降，每遇選舉結束，民進黨台獨主張就一次成為敗選的代罪羔羊，'98 年亦然。外省族群有可能因為反台獨而圍堵民進黨，卻更可能是單純畏懼民主的多數決，策略的採行少數團結，少數族群的危機意識，與反台獨的危機意識內涵雖交錯卻不等同。'87 年文化界開啟二、二八和平運動揭開族群議題的禁忌，政治部門

隨即取得論述的主導權。多年來，政治論述鴛鴦式的逃避族群的歷史包袱，要求遺忘，宣稱台灣已沒有族群問題。已經大和解、已經都是新台灣人，台灣的族群分歧一直不曾因真實的面對而得以昇華。結果顯示，民進黨大和解論述無法說服支持他的本省族群、李登輝新台灣人論述也沒有打開外省族群的心扉，'98年選舉反之顯示了族群對立複雜化的警訊，也顯示兩種論述被政客操縱的痕跡。民進黨大和解派站在道德高地，區隔他的黨內同志，李登

輝贏得無限崇隆，儼然開啟台灣新的世紀。然而，歷史的傷痕依然未解。外省族群的勝利滋味、民進黨支持者街談巷議中的憤怒，隱含的對立因子才開始發酵而已。

國民黨必然被誘惑去鞏固少數團結的結構，新黨亦然。民進黨若避開族群議題，誤以為修改台獨黨綱就能打破藩籬，不追究國、新兩黨的道德責任，一昧下詔罪己式的反省攬錯，恐怕不是正途。 ◎